

步行在路上（摘录）

2018年夏天我曾和罗菲一起在威戈拉那山（Vigolana）漫步于山间小路，那是我了如指掌的“我的”山。那次爬山我们很累，而且还有些小意外，这都很正常。那是一次很爽快且很有意义的远足，在劳累中首先能更好地了解人们的真实面目。面对远足，犹如面对生活，必须准备好应对一切，迎接可能发生的一切。

之前我们曾多次谈到过远足，即使在昆明我们也曾有时间做过几次远足。但是我对罗菲的由衷敬佩却开始得更早，追溯到当他对我透露他要在四年时间里步行去所有地方的意图的时候，那可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不是去某些美丽的地方游玩，也不是沉浸在大自然里，更不是什么健身运动或是刷新纪录及挑战之类的计划，都不是。罗菲决定只凭自己身体力行去所有他该去的地方，从上下班工作到朋友间的聚会，总之徒步去所有的地方。面对疲劳、恶劣天气、城市柏油路面（不仅限于此）的坚硬无情、厌烦无聊、痛苦、空虚、孤独，还有犹疑顾虑。多少次在行走中他自问所做的这一切意义何在？多少次他感到泄气，这种严以律己、对自己身体和头脑的苛求目的何在？说到底这都是为了什么？答案我永远不得而知，因为我从没有那样挑战过自己，因为我从未设想过剥夺自己在散步中一直享受的快乐，因为我从不想走得太远。

我记得罗菲跟我说他生活中这一部分就像是行为艺术。出于健康的原因他不得不停止了最初计划的四年时间，之后他觉得自己很失败。然而我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不这样看。对我来说，从一开始他的计划就是一个严肃、独特且深刻的自我存在的探索，因而比在艺术领域的活动更有意义。不管我对艺术有多高看，但是对我来说艺术是以生活为基础的表达，因此艺术需要人文厚度才得以存在。面对罗菲那样的选择你会感觉到一种全新的自我，除了很自然地让你面对真正的考验，让你改变、让你丰富。

另外，从一开始罗菲行为的另一个方面也让我心服：就是他选择了不给自己的行为留下任何作证的痕迹。没有照片、没有日记、没有录像，什么都没有。

我认为，罗菲所采取的行动不是简单地做一个行为艺术。但是罗菲的选择却是不接受任何事后“荣誉”，在众目之下战斗之后不享受武士的休息。他选择了自己是（自己行为的）唯一见证人、唯一裁判、唯一对话人的方式。这样，一天晚上他忍不住坐摩的在城里转了一圈，除了他自己没人发觉。他对自己的行为铁面无私地做了裁决。他，也只有他，觉得自己是失败者，因为他没有坚持到他最初预定的四年时间，而“只”坚持了一年的时间。这让我很钦佩，我终于觉得在处理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上有人把真实看成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为什么我把生活放在首位？因为不存在缺少生活的艺术，因为不存在缺少真实的艺术。剩下的一切都是简单的娱乐、粉饰、媒体噱头和交易。

我知道并感觉到在那一年的时间里罗菲变化很大，那时他咬紧牙关，继续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管去任何地方做什么事他都必须计算时间。有时一个小时，有时两个小时，有时很多小时，如他从昆明沿着高速公路去石林的那一次，那真是一个实在的噩梦。对他这样勇敢的年轻人来说，也是一个过分的挑战。

如前所述，我不认为罗菲的步行是行为艺术，我认为它远远超越了行为艺术：是一个严肃正视自己及自己与外部现实的关系、一个对人生意义的探索。没有艺术品比这更重要了。区别在于罗菲的行为纯粹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出名，不是为了显示自己多么硬汉，而是为了内心的需求，为此他需要调整生活。他决定把所有事放在一边首先考虑这件事，他还把这件事与其他不够“英勇”的生活小事协调起来。总之他继续工作，去看朋友，做一个“平凡”人。他没给自己戴上“艺术家”的标签，而是踏实做人。我想，在各种假设和神话之外，我们——不排除任何人——是不能脱离人类群体的个人，自知这一点很重要。自我感觉高人一等从来对任何人都无益，对自认为是艺术家的人，不管对错与否，亦如此。

但是既然罗菲没有那一年的步行见证，他能向我们展示什么？我们将看到什么？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无物可看，能够回忆他的经历并让我们也来体验一下的地方空空如也。正是空白才

让我们有机会自省，让我们明白是否我们也应该面对自己生活的意义，是否我们想成为真正的人而不是我们的所作所为只为了向他人炫耀，只为了制造一种形象，而那形象之下一片空虚。是否我们愿意接受每一个新的诞生带来的挑战，降生这个世界是为了完成一次只有我们自己能走完的徒步旅行，还是做缩头乌龟拖延时间希望把问题留给“以后”去解决。

还有其他方面。首先是诗意且痛苦地重建那一年的“特殊”生活，那个经历给他留下了影响并彻底改变了他，在精神上或是在信仰上，诸如此类。他的声音进入我们内心最隐秘的深处，需要注意力集中和内心寂静才能听到。我们努力别让他的声音徒劳地回响，明白理解他提出的问题并将其变成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这些是关于人类生存的问题。

我邀请罗菲，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仅仅是个艺术家，才让他来给我们谈他的经历。我邀请他来，只是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诚实对待自己、对待生活和周围环境的人，他是一个对自己人生有正确评价的人。对我来说这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莫妮卡 ■ 德玛黛

*Vigolo Vattaro, 2019年3月10日*

*(写于我亲爱的表兄拉法埃勒去世的沉痛之日)*

翻译 祁玉乐

感谢 张近慧